

冷云雷

梁羽生 著



梁羽生

风云雷电

二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周介生 黄延静

封面设计：王孝刚

技术设计：李明德

梁羽生

风云雷电

风云雷电(二)

梁羽生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成都盐道街三号)
七二三四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8.5插页2字数187千

1988年2月第一版

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书号：ISBN7—5409—0169—1/I·43

定价：2.35元

第二册 目 录

- 十四 恶意教唆…………… (275)
- 十五 心怀邪念…………… (294)
- 十六 夜探娄家庄…………… (316)
- 十七 人兽关头…………… (332)
- 十八 妙计退敌…………… (361)
- 十九 识破奸徒…………… (378)
- 二十 四大金剛…………… (400)
- 二十一 分道扬镳…………… (416)
- 二十二 夫妻反目…………… (440)
- 二十三 黑衣少女…………… (465)
- 二十四 机密文书…………… (484)
- 二十五 误会重重…………… (503)
- 二十六 荒山夜话…………… (523)

十四 恶意教唆

时一现与云中燕分手之后，为了尽快的救轰天雷出险，心急如焚，兼程赶路，来向秦虎啸、凌浩二人报讯。一路上他没有赶上耿电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位耿公子的轻功不在我下，此时或也许已经到了凌家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赶去报讯的，以免他万一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。铁威贤侄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天危险。”

秦家和凌家同在一条村子，但一在村头，一在村尾，要先经过秦家才到凌家的，

时一现抵达之时已是三更时分，他照往常的惯例，悄悄的逾墙而入，到秦虎啸的卧室窗下，轻轻的弹了一下手指，嘘了一声。

身负上乘内功的人，虽在梦中，若听得怪声，也会醒觉的。时一现接连弹了三次手指，嘘了三声，却不见秦虎啸起身，只听得秦虎啸的妻子翻了个身，叫道：“猫，猫！”原来她在朦胧中以为耗子在闹，叫猫来捉老鼠。糊糊涂涂的叫了两声，不再听得声响，翻个身又睡着了。

时一现和秦虎啸夫妻虽然亲如手足般的老朋友，但发现了秦虎啸不在家，究竟是不便闯进去吵醒嫂子。当下惊疑不定，心想：“怎的秦大哥会不在家里呢？”成下再到秦龙飞的卧房，想把秦龙飞叫醒来问。不料秦龙飞的卧室也是没有

人。

仔细一看，只见床上被褥折得齐齐整整，显然是秦龙飞还没有睡过，时一现更奇怪了，心道：“莫非他们都是在凌浩家里？”

秦虎啸刚刚为吕东岩运功疗伤，这一天应该做的功夫已经完毕。吕东岩道：“秦兄，这几天累了你了。明天起我可以自行运功疗伤啦，秦兄，今晚你早点安歇吧。”

秦虎啸对他的说话却似听而不闻，眼睛瞧着窗外，吕东岩的内功已恢复了六七分，见他如此情形，心中一动，侧耳静听，果然听得有衣襟掠风之声，刚刚从前座的屋顶掠过。

吕东岩道：“秦兄，且待我试试功力究竟恢复几分？”推开窗门，正待发出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。秦虎啸忽地按着他的手说道：“是老朋友来了！”就在此时，只听得“嘘”的一声，一个人从屋顶跳下来。

秦虎啸笑道：“吕大哥，让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天下第一神偷时一现。他每次来找我们，总没不忘偷几本色，偷偷摸摸来的。”

时一现道：“这位敢情是浙东吕老英雄？”他听得秦虎啸一声“吕大哥”，已是知道吕东岩是谁了。

吕东岩笑道：“不敢。原来是赛空空时大哥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久仰了！”

时一现笑道：“吕大侠，我本来要到你的府上拜访你的，想不到却在这儿见着。”

吕东岩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不敢当，但不知时大哥找我，可是有什么事情么？”

秦虎啸道：“时大哥敢情是想顺便探望小徒。”

时一现道：“不错。我已经见着铁威了，但却不是在吕兄府上。”

吕东岩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算时间，他似乎不该好得这样快的，怎的就离开寒舍了？时大哥，你是在哪里见着他的？”

此时凌浩亦已闻声来到，听说时一现见着他的儿子，连忙催问。

时一现把那日的遭遇，一一说了出来，听得三人目瞪口呆。

凌浩说道：“怎的他会给蒙古鞑子捉了去？”

时一现道：“还不是为了那部吴用的兵法？鞑子以为是在他的手上，其实却是给云中燕拿走了。”

凌浩顿足道：“他给捉去事小，这部兵法落在蒙古鞑子的手上，事情可就大了。”

时一现笑道：“凌兄不用惊慌，兵法在我这儿。”

凌浩道：“啊，时兄，你真是不愧天下第一神偷的称号！”

时一现道：“这可不是我偷来的，是云中燕给我的。”

跟着时一现将那晚与云中燕相会的事情告诉他们，听得他们称奇不已。凌浩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小儿得她暗中相助，倒是可以令我放心不少了。”吕东岩却在想道：“难道云中燕也看上这傻小子不成？”

秦虎啸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咱们也得赶快去救他出来。吕兄，你病体未愈。凌大哥，你留在家里陪伴吕兄。明天我和时大哥一同去。”

吕东岩道：“我行经好了七八分了，焉能袖手旁观？”

时一现道：“有位耿公子来过没有？”

秦虎啸道：“那位耿公子？”

时一现道：“江南大侠耿照的儿子耿电，听说他曾受过吕兄的大恩。”

吕东岩道：“啊，原来是他！年震山与我结的梁子，可就正是因他而起呢。不过却没有见他来到。”

时一现道：“怎的不见龙飞侄儿，他不是在这里么？”

秦虎啸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时大哥，你可以有此一问？莫非已经到过了我的家里，没有见着他。”时一现道：“正是。”

秦虎啸惊疑不定，心上好象有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，说道：“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”

时一现道：“我想不会。他的床上，铺盖叠得齐齐整整，房中也没有凌乱迹象。不象是曾经发生过打斗情事。”秦虎啸心想，自己的儿子若是给人捉去，纵然他的本领不济，至少也会挣扎，时一现是个大行家，既然他在秦龙飞的卧房仔细查看过了，想必不会看错。

秦虎啸道：“这就更奇怪了，他去了哪里呢？”

凌浩说道：“秦大哥，你的一个徒弟日间曾经来过这里，你和吕兄正在静室运功，我没敢叫你。”

秦虎啸道：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凌浩说道：“他说，这几天他们都是在家里自己练功夫的。”

秦虎啸皱眉道：“龙飞没有教他们吗？”

凌浩说道：“开头教过一天，那天也只是教了一半，龙侄就叫他们回去了。”秦虎啸道：“他呢？”凌浩道：“听说他留在山上，直到傍晚时才回家。”原来那个徒弟是来向师父投诉那日的事情的，凌浩可不敢完全告诉他。

秦虎啸沉吟道：“他近来练功误入歧途，莫非是初得甜头，废寝忘餐，晚上也到后山练功，图个清净？好，时兄，我和你去看一看。”

吕东岩忽道：“我和你们一同去，如今已是过了三更，不怕给人看见。”

按常理说，秦虎啸去找儿子，吕东岩和他又非世交，实在没有必要同去的。是以他提出这个要求，秦虎啸也觉得有点诧异，想起白天他和自己的儿子试招的事情，隐隐感到有些什么不对了。不过吕东岩既然提出了这个要求，秦虎啸自不便拒绝他的好意。

秦龙飞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和前几晚一样，三更时分，来到后山，和新师父青袍客会面。

青袍客试了试他的功夫，说道：“怎的你今天的进境甚慢，好象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？”

秦龙飞讷讷说道：“师父，我有一个疑问，要请师父恕罪，方敢问你。”

青袍客道：“我最喜欢直爽的人，你不必有所顾忌，说吧！”

秦龙飞道：“练这门功夫，日子久了，会不会伤害身体的？”

青袍客冷冷的盯着他，说道：“你为何突然有此疑问？是不是令尊刚才盘查过你，你已经把拜我为师的秘密泄漏了？”

秦龙飞连忙分辩：“没有，没有！弟子怎敢不遵师父的吩咐。爹爹今日是曾考查弟子的武功，但他只以为我是胡乱练出来的。”

青袍客道：“好，你把详情告诉我。”听了之后，神色缓和许多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令尊以为是你自己练功，误入歧途，吓得他为你着慌了。”秦龙飞道：“正是。”

青袍客冷冷说道：“因此你也就着慌起来，相信你爹爹的话，不相信我的话了？”

秦龙飞道：“弟子不敢。不过本门的内功心法太过奥妙，弟子只是想懂得更多一点而已。请师父切莫误会。”

青袍客道：“你分明是对本门内功心法信心不足，是以才会有此一问。这也不能怪你，本门的内功心法，本来就是与各大门派的截然不同，你爹爹不识其中奥妙，这也是意料中事。秦龙飞道：“是。弟子自知问得愚昧了。”

青袍客接着说道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想得到的，如果本门的内功有害，我还能够练它吗？”

秦龙飞一想不错，心上的疑云登时消散，说道：“请师父原谅我的愚昧，弟子一定勤练本门心法，不负师父你老人家的期望。”

青袍客却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不能再教你了。”

秦龙飞道：“为什么？师父，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？”

青袍客道：“你爹爹已经起疑，咱们师徒的缘份也就尽了。好在你的天赋聪明，本门的内功心法，我已传授了你十之七分，现在再把余下的秘语口授给你，以后你自己练吧。”

秦龙飞心想：“吕东岩的伤就快好了，爹爹过几天只怕也就要回家了。我可不能再偷偷出来啦。”于是说道：“弟子实在舍不得离开师父，若不是弟子因为既无兄弟，又无姐妹，弟子真原意永远跟随师父，浪荡江湖。”说罢，跪下磕头，一副孺慕之情，装得逼真之极。

青袍客道：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好孩子，起来吧，为师还要授你的心法呢。”

秦龙飞背熟了师父所传的口语，青袍客道：“你早点回家，我也得走了。”

就在此际，忽听得青袍客和另外一个人几乎是同时呼喝起来。青袍客喝道：“是谁？”那个人喝道：“原来是你这个魔头人好呀，你想走得这么容易？”

这个人不是别个，正是吕东岩。

在吕东岩的后面还有两个人，一个神偷时一现，一个是秦龙飞的父亲秦虎啸。

你道吕东岩何以如此发怒，原来这个青袍客就是日前用毒掌打伤他的那个人。

吕东岩发怒，秦虎啸则是伤心，伤心自己教养出来的儿子，竟然会对老父说谎，舍弃家传武学，投入妖人门下。

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，秦虎啸亦已是无暇伤心了。俗语说投鼠忌器，他必须把儿子先夺回来，方能和这魔头一拼。当下秦虎啸霹雳的一声大喝，作势向青袍客攻击，身形倏地一斜，却是向秦龙飞扑去。与此同时，吕东岩则已正面向青袍客展开攻击了。

青袍客哈哈大笑道：“吕东岩，你还要再尝我的神掌滋味么，好吧，那咱们就再决雌雄。双掌相交，蓬的一声，吕东岩毕竟是因为功力未曾完全恢复，不由自主的退了三步。但对方的功力亦是不及从前，双方硬碰硬接，青袍客的毒掌已是伤不了他。

青袍客一掌震退了吕东岩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倒好得很快啊，不过要想胜我，可是万万不能，对不住，我少陪了。”

吕东岩正在防备对方的反击，不料对方一个转身，不进

反退，反手一抓，刚好比秦虎啸抢先一步，将他的儿子秦龙飞抓到手中。

秦龙飞突然看见爹爹向他扑来，正自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觉虎口一麻，就似给铁钳钳着一般，弹动不得。青袍客将他举了起来，作了一个旋风急舞，秦龙飞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声叫道：“爹爹！”

秦虎啸的武功端的是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在这间不容发之际，大喝一声，呼的一掌击去，竟然没有碰着儿子，掌锋疾削青袍客的左腕。

青袍客手腕一翻，与他对了一掌。只觉对方的掌力恍似排山倒海而来，不由得心头一震：“秦家霹雳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若是单打独斗，久战下去，只怕我的毒掌伤不了他，毒质反而会给他的掌力迫退回来，伤了自己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青袍客一个拗步回身，已将秦龙飞挡在身前，当作一面盾牌，拿来招架秦虎啸的霹雳掌了。

青袍客冷笑道：“秦虎啸，你不怕伤了你的宝贝儿子，尽管打吧！”秦虎啸听得儿子尖叫的那一声“爹爹！”如何还能下手？

青袍客道：“你问问你的儿子，他是不是甘心情愿拜我为师的？”

秦龙飞吓得慌忙说道：“爹爹，是孩儿自愿拜他为师的，请爹爹可别和我的师父伤了和气。”秦虎啸气得大声骂道：“畜生，畜生！”可是儿子在他手中，亦是无可如何了。

青袍客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秦老哥，我为你调教儿子，包保他能成大器。你不多谢我也还罢了，怎的颠倒骂起我来？嘿，嘿，这不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吗？”

秦虎啸气得七窍生烟，骂道：“我的儿子我自己会教，用不着你替我操心！哼，你引诱他学这种邪门功夫，分明是要害他。”

青袍客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怪不得你没法调教儿子成材，你对我这门功夫懂得多少，就敢信口雌黄？唉，恕我不客气的说一句，你这简直是井蛙之见！”

吕东岩道：“那有死乞白赖硬要把人家的儿子收作徒弟的道理？以阁下的身手，在江湖上总也算是一尊人物，用这等无赖的手段，你自己不觉得可耻么？”

青袍客又是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多谢你给我脸上贴金，但你这话可是说得不对了，第一、是秦龙飞甘心情愿拜我为师，他也已经亲口承认了，怎能说是我死乞白赖？第二、我收他为徒，为的是要找一位衣钵传人，纯是一片好心，你们怎能误为恶意？”

吕东岩道：“好，你既然说是好心，那你把他放下来，让他自己选择。”

青袍客又是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又不是三岁小儿，焉能上你的当？你们有三个人，我只是一个人，我可信不过你们。对不住，言尽于此，少陪了！”

秦虎啸老于世故，不觉起了疑心：“他拿了我的儿子作为人质，本来早就可以一走了之，他为什么还要说上一大车的话，难道还有什么阴谋？”

心念未已，果然便听得青袍客哈哈笑道：“儿子你是夺不回来的，你还是赶快回去照顾你的家人和老朋友吧！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是“轰隆”一声，声音好象就是从他住的那条村子传来，群山回响，久久不绝。秦虎啸大吃一惊，飞身跳上山头，居高临下，只见火光融融，看那方向，正是

村尾的凌浩家里。

吕东岩和时一现本来是向那青袍客追去的，见这情形，不觉也呆住了。

秦虎啸道：“这畜生是自作孽，唉，由他去吧！咱们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！”

吕东岩一想，秦龙飞业已落在那人手中，除非不顾他的性命，否则追上去也没有用，只好听秦虎啸的话，连忙赶回凌家。

凌家是孤零零一家座落在这山村的村尾的，这条山村总共不过十来家人家，一来是距离颇远，二来是乡民大都胆小，三更半夜，突然听得这爆炸声，吓得谁也不敢出来。

秦虎啸等人回来的时候，大火已是将近熄灭，但凌家亦已烧成一片瓦砾了。只见瓦砾堆中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几具烧得半焦的尸体。

三个人都是吓得心头鹿撞，卜通通的乱跳，秦虎啸正要去拨弄尸体，仔细审视，看看有没有凌浩在内，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：“找到了侄儿没有？”颓垣断壁的暗角走出一个人来，可不正是凌浩。

秦虎啸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凌大哥。你没事就好了，别管那小畜牲。这一堆死尸是——”

凌浩说道：“是给我炸死的。你们刚走不久，这班强盗就打了进来。没法子，我只好舍掉这间老屋子了。”

时一现笑道：“凌大哥是家传的制火炮高手，牛刀小试，果是不凡。十几个强盗，换你这间屋子，这桩生意，利钱倒是不错。”

原来凌浩这间屋子掘有地牢，平时是拿来储物用的。贼人攻门的时候，他立即把炸药藏在四边屋角，点燃引线，然

后躲进地牢。待到敌人一窝蜂的拥进来时，火药刚好爆炸。

凌浩苦笑道：“痛快是痛快，但却连累秦大哥也不能在此安居了。”

秦虎啸道：“咱们是几十年的老兄弟，你怎么说这个话，不过我倒是有有点奇怪，咱们躲在这山村里，金国的狗官未必知道咱们是梁山泊后人，若然知道早就该来动咱们了。这班强盗不知是什么来历？”

吕东岩道：“听那青袍客的口风，这班强盗料想是冲着小弟而来。”心里则在想道：“不知是我连累了他们还是他们连累了我，唉，我一来得凌家，就接连发生意外。只怕今后我在浙东原籍也是不能安居了。”

秦虎啸道：“不管是冲着谁来的，总之此地不能再住下了。这也正好，咱们本来要在明天一早动身去救铁威，留下内子一人看守家门，我也放心不下，不如大家都离开这里。”

凌浩道：“龙侄究竟怎样了？你为何一见我的面就骂他？”

秦虎啸道：“别提这小畜牲了！唉，说来痛心，明天上路之后，我慢慢告诉你吧。”

说话之间，秦虎啸的妻子和他一个武馆中的徒弟来到，这弟子年纪较长，颇得他一些真传，对师门的感情也是最厚，故此一见凌家这里起火，就立即知会师母，一同赶来。

秦夫人道：“龙儿是不是来了这里，怎的不见他呢？”

秦虎啸不愿妻子伤心，说道：“我已叫他先离开这里了。你不必多问。咱们的行藏业已败露，贼人来了一次，一

定会来第二次，得马上离开这里。”

秦夫人道：“好，我可以回娘家去。”她的娘家是离此三百里外一个更荒僻的山村，那个武馆弟子自告奋勇护送师母，秦虎啸知他可靠，当下嘱咐几句，夫妻便即匆匆分手。

路上凌浩说道：“吕大哥，你还未大好，不如你先回家，若是我们侥幸救得出铁威，自当到府上再来拜候。”

他若不说这话，吕东岩倒是颇想自己回家探望妻女的，但如今凌浩说了出来，他却是不好意思不与他们共同患难了。当下说道：“凌大哥，你这话太见外了，莫说令郎于我有恩，我这身武功，这次也是全靠你和秦大哥费尽心力才能得保全，令郎有难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，作局外汉？”

凌浩是个直性子，听了十分感动，说道：“吕大哥，你对铁威这样好，但愿他能平安脱险，我一定要他以后好好报答你。”时一现笑道：“铁威侄儿做了吕大哥的女婿，那就等于是你半个儿子了。这个报答比什么报答都好。”凌浩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，笑道：“现在言之尚早，且待孩子脱了险再说吧。”吕东岩暗暗叫声“惭愧”，勉强笑了一笑，敷衍过去。

凌浩旧话重提，跟着对秦虎啸笑道：“秦大哥，我从来未听你说过一次谎话，这次你瞒骗大嫂，恐怕还是第一次吧。”

秦虎啸苦笑道：“我怎敢把那小畜牲的事情告诉她，没奈何只好骗她一次了。”

凌浩道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

听了秦虎啸说的遭遇，凌浩惊诧不已，说道：“龙侄误于太过聪明，受了妖人诱骗，但这只是他的一时糊涂，并非做了什么恶事，情有可原，秦兄你也不要太过责怪他了。”

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才好。”

秦虎啸道：“三岁小儿定八十，他现在是小糊涂，将来难免大错。说老实话，我对他已是灰心已极，找得着找不着我都不在乎了。”原来最令得秦虎啸伤心的不仅是儿子说谎，而是他在那青袍客的威迫之下，竟然服服帖帖，丝毫不敢抵抗。这性格和轰天雷对比起来，那是太鲜明了。

× × × ×

秦龙飞被青袍客挟在协下，一路飞跑，只觉风声呼呼，好象腾云驾雾一般，心里又慌又乱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跑了多远，那青袍客方始把他放了下来。

青袍客将他放了下来，和颜悦色地轻轻拍一拍他，说道：“龙飞，吓坏了你吧？你怪不怪师父？”秦龙飞道：

“弟子怎敢埋怨师尊。”青袍客道：“我这是为了你的好，你拜师之事已经给你爹爹知道，他一定不准你再练本门内功的，我若不是把你带出来，岂不糟踏了你这个人材？”秦龙飞道：“师父苦心，弟子明白。”惊魂未定，虽然是顺着青袍客的口气来说，说得显然甚为勉强。

青袍客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么咱们师徒可以谈谈心了，我要你说心里的话，不许隐瞒。这次我弄得你们父子分离，你总不能不担着一点心事吧？”

秦龙飞道：“我怕爹爹不能原谅我。”

青袍客道：“好，你肯对我说真话，我很高兴。你的难题，我会想法给你解决。”

青袍客默然若有所思，过了约半支香的时刻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爹爹那里倒是不用担心，待你功夫练成之后，在江湖上闯出了大名头，而又并无他所料想的祸害发生，他自会明白他是杞忧，原谅你。我为你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情。”